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四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重要更正

據新華社電：中共七七宣言第二段「他們在過去半年中間攻佔了解放區三十幾個縣城」云云，三十幾個應改為四十幾個，特此更正。

尋騾啟事

本部於六月二十日上午由住地胡家溝跑掉小黑紅客騾一頭，身高四尺，八歲口，當時跟蹤追趕，至今尚無下落。如有拾獲者請即送還或函知本部往取，所費用概由本部付還。如有知下落者，請即來信或面告本部，亦當重謝。

興縣胡家溝後勤部政治處

邊區軍民堅決保衛和平

（本報紀念「七七」特稿）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七七」到來，國民黨內反動派正倚恃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援助，肆意破壞和平民主，大舉進攻解放區，擴大內戰；我晉綏解放區周圍，閻錫山更聯合日偽軍向我瘋狂進犯，但我晉綏軍民，歷經八年戰爭，已鍛鍊成鋼，我們用血肉換來的抗戰勝利果實，絕不容許法西斯反動派有絲毫侵犯，我們的解放地區，絕不容許侵佔寸土。回憶一年來，我晉綏軍民在大反攻消除日偽武裝及為爭取和平自衛作戰中，英勇奮鬥，獲得輝煌的勝利，益增我們堅持鬥爭保衛和平勝利的無限信心，茲特分述如下：

抗戰勝利是用血肉換來的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侵略者在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宣佈了投降。但是勝利不是自己到來，勝利是人民出了血和肉換取來的！抗戰八年中，敵人對於晉綏人民的屠殺搶掠是極其殘酷的，約有十一萬四千餘人慘遭屠殺，八萬五千餘人成為殘廢，九萬餘人被擄去作苦役，有一百卅萬處房屋化為灰燼，三千萬石糧食和一千萬頭牲畜被掠奪，其他財物損失無算。但是晉綏人民並沒有在敵人的屠刀下屈服，他們與敵人作生死的鬥爭！跟晉綏人民在一起堅持殺敵後抗戰的是晉綏八路軍和新軍，他們用簡陋的武器，粉碎了敵人千萬次的進攻和「掃蕩」，八年中與敵偽作戰一萬零九百九十七次，斃傷俘敵偽十二萬七千人，繳獲槍械三萬餘枝，砲九百餘門。晉綏八萬民兵是八路軍的手足，與正規軍並肩作戰，從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五年間，曾對敵進行了兩萬多次的襲擊破擊，斃傷俘敵偽一萬二千人，繳步馬槍七百八十餘枝，收割電線二十二萬四千斤，拆回鐵軌二十餘萬斤，破壞橋樑五七三座，奪回糧食一百數十萬斤，牲畜二萬餘頭。在八年的英勇作戰中，我部隊犧牲達五萬人，民兵傷亡二千四百餘人。

反攻大進軍 百餘萬同胞獲得解放

三十四年春，晉綏軍民在毛主席「擴大解放區」的號召下，向敵偽發動了猛烈的戰役攻勢，在二月至四月兩個多月中，先後光復方山、嵐縣、五寨、普明、東村等大小城鎮五十四處，一萬四千五百平方里的國土及十萬同胞，從敵偽的鐵蹄下獲得解放，這一攻勢一直延續到對敵大反攻。八月十一日大反攻開始的時候，賀龍將軍遂奉朱總司令的緊急命令，統率晉綏解放軍，向同蒲、平綏沿綫各戰略要點展開全面攻勢。在北綫，堅持塞外敵後抗戰的八路軍於旬日之間，即將陶林、武川、涼城、清水河、和林、興和、豐鎮、集寧等重要縣城先後光復，完全控制了孤山至歸綏的平綏鐵路。並佔領兵州亥、畢克齊、察素齊等車站，切斷歸包敵偽之聯繫，八月十八日，我先鋒部隊突入綏遠，東綫我晉北部隊則相繼收復右玉、平魯、左雲、神池等縣城，我軍則連克文水、離石、永和、靜樂等縣城。各地民兵約一萬餘人組織參戰隊分赴前綫，協助八路軍收繳敵偽武器。總計反攻大進軍，共作戰六百六十九次，收復城市二十二座，光復國土數十萬平方里，一百餘萬同胞重歸祖國懷抱。

擊退頑日偽合流的進攻

抗戰期間與敵偽和平相處，密使往還的閻錫山及遠踞前綫，安居後方的傅作義，在日寇宣佈投降後，在「受降」的幌子下與敵偽合流向我進攻。在綏遠，八月十八日晨我軍奮勇攻入歸綏，被我包圍的偽蒙軍即將向我求降之時，傅部數千人向我進攻，我軍腹背受敵，被迫撤出歸綏。此後，傅部又配合日偽，連續侵陷我畢克齊至卓資山之各車站，八月二十六日復佔我集寧、豐鎮、興和；武川、陶林、涼城、清水河，亦均被侵陷。在山西，八月二十三日我軍突入汾陽城，城西閻軍竟為敵援救，均要我軍後路。九月六日，閻日偽聯軍六千餘人侵陷我文水城。閻錫山並公開收編全部山西偽軍成立五個「省防軍」，任命偽軍頭目趙瑞（偽山西保安司令）楊誠（偽華北綏靖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等為軍長。自此，同蒲沿綫各重要城鎮、據點，由日偽閻共同駐守，並向我解放區邊緣不斷進攻。十月初，傅作義又傾其全力，並聯合大漢奸王英、李守信之偽綏軍共步騎六萬餘人向東猛犯，進逼張家口，我晉綏軍民為保已得之抗戰果實，奮起自衛，先後將豐鎮、集寧、卓資山、興和、陶林、武川、涼城、和林、新堂等重要城鎮自頑偽軍手中奪回，歸綏以東及歸包間之平綏各車站再度收復，並將頑偽軍主力逼回歸包兩城。

我軍堅決執行停戰令 頑軍反乘機向我猛攻

為促進和平局面的早日實現，綏遠我軍即自動撤消對歸綏、包頭的圍困。一月十日停戰命令頒佈，前綫我軍即遵令停止反擊，不意閻傅軍卻乘機向我猛攻，實行其「搶佔戰略要點」之計劃，綏遠傅軍於一月十二日佔我陶林、和林，十三日攻我涼城，並沿平綏路攻我卓資山，十四日犯我集寧，並配合大同閻偽軍侵我豐鎮。在山西，大同閻偽軍自一月十三日起向我靈邱、左雲進犯，一度佔我左雲城。晉中閻日偽聯軍犯我太汾公路之開柵鎮。而和平實現以後，頑偽軍對我解放區之進攻、襲擾、搶掠，從未停止。

正當停戰協定成立之際，閻錫山竟與山西日軍秘密商議，抽調山西日軍一萬人與閻偽軍一部合編為八個「特務團」，此種特務團「為直屬警衛部隊，在緊急情況下直接使用於機動的決戰方面。」（閻致山西日軍秘密代電）編入特務團之日軍，改用華名，穿着閻軍制服，生活特別優待。向我頻繁進攻的閻軍中，常有日軍混雜其間。

閻錫山結合日偽軍進犯 我軍奮起自衛反擊

拚命破壞和平，破壞停戰命令的賣國賊閻錫山，於收編日偽軍，擴充部隊以後，四月間即集中大軍向我呂梁解放區猛犯，首先對我晉西南地區隰（縣）永（和）大（寧）實行「清剿」，該地區盡為閻軍「蠶食」。迄五月以後，閻動用大軍兩萬人，計閻軍七十一、四十九、四十四、三十七、七十二等師及日偽軍合編之八、九、十縱隊，由趙承綬、孫楚等親自指揮，先後侵佔我開柵、孝義鎮、仁岩、窯村、藍善、離城、義安、白石、康寧堡、香樂等重要村鎮數十處。六月二十八日，復犯我汾陽之三泉。四十五師趙蔡部復由中陽分三路深入我呂梁腹地，猛攻離石。閻日偽軍行所至，對當地羣眾大肆搶掠屠殺，摧毀人民民主政權，強迫實行「兵農合一」暴政。

對閻錫山在停戰令後收編日偽軍、非法調運部隊，向我不斷進攻的內戰罪行，我方曾屢次呈請北平執行部及大同執行小組予以制止，始終未獲任何效果。直至此次閻日偽大舉向我進攻之時，我方曾一再向其警告，不料彼輩不稍斂跡，反益猖狂，致使晉中廣大解放區同胞，慘遭內戰砲火之洗劫。我們是不能再容忍了，為了保衛和平，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遂起而堅決自衛。

同蒲北綫半月自衛討逆戰，解放縣城三座，消滅（斃俘）偽逆官兵二千

自六月十六日起，我軍應人民之請求，向盤據於同蒲北段山陰、朔縣、寧武、崞縣之偽軍作自衛之反擊，計至三十日止，半月中先後解放朔縣、山陰、寧武縣城三座，同蒲北段朱家莊（懷仁屬）岱岳鎮（山陰屬）前峯（朔縣屬）楊方口（寧武屬）軒崗、沙峪（崞縣屬）等車站九處，大小據點廿餘處。北起朱家莊（懷仁西南）南迄沙峪（原平西北）長達三百四十餘里之同蒲綫完全為我控制，據初步統計，我共擊斃偽縣長崔廷立成以下官兵五八七名、俘偽四十五團團長段廷成玉、副團長杜廷玉棠、偽專員王逆偉三等以下官兵二四一○名，繳長短槍二二二五支，輕重機槍一九二挺，迫砲二門，小砲十一門，擲彈筒二十個，電台二部，電話機八二架，火車一列，車廂四十餘節，汽車三輛，電燈公司一所，九個黃色炸藥二百五十箱（約萬餘斤），軍需數箱及其它軍用品甚多。今後閻方如不撤出已佔地區，繼續勾結日偽，向我挑釁，則我當加強自衛反擊，直至全部肅清山西日偽軍，全部恢復被佔地區而後已。

我們警告晉綏好戰份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晉綏軍民在八年抗戰中已久經鍛鍊，我們的解放地區決不容許你們侵佔寸土，你們如必以解放區而愛和平的人民為可欺，我們為了自衛，必將堅決反擊！

國民黨空軍人員劉善本等 駕機飛延安退出內戰

副司令長官部召開歡迎晚會 毛主席朱總司令均親自蒞臨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國民黨中央航空第八大隊三十五中隊劉善本上尉，因不願內戰，自動駕駛B二四式五三零號飛機，於上月二十六日自蓉起飛，於午後三時抵達延安機場。當此巨型飛機自兩千公尺上空突然急速降落延市機場時，一齊航空服青年軍人首先自機門躍出，向機場督務人員高呼：「我們是反對內戰而來的！」隨即有十人相繼下機。經我守衛人員詳詢來歷後，當即引導至延安衛戍司令部，予以熱烈招待。

劉善本上尉，山東安邱人，現年三十歲，民國二十四年畢業於北平大學高中部，因恨日本侵略，考入杭州筧橋航空學校。抗戰後，曾先後隨空軍轉成都、蘭州等地服務。民國三十二年，被派至美國道格拉斯、阿雷殺那高級航空學校及新墨西哥省阿爾傳克爾克（孤）基本飛行訓練學校等處學習，二十四年返國，當即在第八大隊三十五中隊服務。最近奉命由上海駐地飛赴昆明等地轉運軍火器材，供應內戰。劉氏由純潔的愛國立場出發，深感自相殘殺的內戰殊非出於愛國男兒之本願，決定飛來延安，毅然脫離內戰漩渦。

據劉氏對記者稱：「此次由蓉飛延，動機非常簡單，即不願參與內戰而已。」劉氏以其親身體驗，歷述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黑暗，他說：「最近一些事實尤其使我痛憤。外國貨在上海充斥，中國民族工業紛紛倒閉，內河航權及其他主權被出賣給外國，使中國走上非律濱的道路，為着向東北運軍火，就化了三萬萬美元，而湖南一省三百萬人因為政府不救濟而慘餓死。……」劉氏繼稱：「我進航空學校的時候，正值何梅協定簽訂，當初的願望是報效祖國，在美國學習的目的也是為的打日本，但想不到抗戰勝利以後，卻被迫來進行內戰，屠殺自己同胞，這是違犯我的初願。在成都，我們聽到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先生關於反對美國軍事援蔣法案的聲明，使我更清醒，我想我為什麼使用美國武器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呢？由於良心驅使，再三思維，決心脫離內戰的罪惡生涯，保持中立態度，一俟內戰停止和平實現，仍當繼續為國家建設努力。來延後，幸獲延安方面以來賓待遇，並保證不以駕來之飛機用於內戰，甚為感激。我希望所有空軍人員都能一致覺悟，拒運軍火，拒炸同胞，使內戰無法進行，和平自能實現。」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歡迎退出內戰由蓉飛延的劉善本上尉等空軍人員，副司令長官部於上月二十九日假中央黨校禮堂舉行幹部晚會，毛主席朱總司令均親自蒞臨。首由朱總司令致歡迎詞，朱總司令說：「劉善本上尉及其他十位先生的退出內戰義舉，標誌着全國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們都反對內戰，不願意參加內戰，標誌着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獨立運動的高漲。」總司令繼稱：「我們始終堅持和平，但我們並不怕國民黨好戰份子所燃燒起來的這股兇燄，我們有力量撲滅它！（鼓掌）我們熱忱歡迎十一位先生脫離內戰，和全國人民一起，為和平民主獨立事業而共同奮鬥！」（全場熱烈鼓掌）劉善本上尉隨即在掌聲中登台講話，一位身着灰色大衣精神飽滿的青年軍人出現在台前，他說：「我感覺十分慚愧和興奮，慚愧的是來的太晚了，興奮的是能夠脫離內戰的漩渦，並在此與諸位中共朋友晤面。」劉上尉詞畢，全場復報以熱烈的掌聲。旋即由平劇院演出「三打祝家莊」助興。

離石縣上幹部下鄉
領導羣衆除滅油汗
下白霜三天治好棉田百九十餘畝

（本報訊）離石去冬雪少，地氣熱，各種害虫那了沒有凍死；今春雨多，地裏濕氣大，夏季天旱蒸氣多，害虫生長的特別快，尤其是棉地裏的油汗，發現的最早最多，柳林川三萬多畝棉花，佔全縣棉地的四分之三，棉苗剛長到三四寸就普遍長了油汗。羣衆不了解油汗的來源，有的說是「神虫」，要「祭蚜蚰」，有的說：「天旱能治水油汗，雨澇能治旱油汗，等下雨吧！」結果等了半個月，油汗越長越多，連莊稼、菜蔬上都蔓延開了，紅豆葉子和黃瓜上也爬滿了油汗，大大損害了禾苗的生長發育。縣府針對這種情況，一面印發除治油汗辦法，一面派幹部下鄉，選擇油汗最多的柳林川產棉中心區下白霜村，發動消滅油汗運動。開始羣衆不相信棉花能治好，又加上二區幹部把杏仁、桃葉水煮的太濃，毒性分解了，治的不頂事，影響羣衆信心更差了，羣衆說：「區上還治不好，油汗就是沒辦法。」縣上下去的幹部，看到這種情形，就一面解釋，一面再用烟葉水、辣子水、煤油肥皂水、楊條煳烟葉水分別洗治，做出成績讓大家看。但羣衆不知道辦法，又怕把棉苗弄死，他們說：「那些東西毒勁大，小苗苗吃不住吧？」有的說：「苗子那麼多，一下那能洗完？」嫌麻煩不想動手治。他們就先動員區幹部，一上午洗完了二畝棉花，到下午油汗都死了，第二天捲了的葉子漸漸舒展了，棉苗沒受制。又馬上動員村幹部和羣衆到地裏參觀，又用本村過去受油汗遭害，少收一半棉花，和早治兩天多開一朶花，早治三天多開兩朶花，一朶花每畝多收三斤淨花，洗一畝用一個工，比打卡一次滚省工等，來進行算賬教育。並用科學的道理，說明油汗卵子產生在草根、地縫和螞蟻的窩裏，一個油汗一年生二三十代，一代平均產四十多個，過上幾代數字就非常驚人。又說明旱油汗雨後不能全部死掉，有轉爲水油汗的危險。經過耐心說服教育後，打破了羣衆迷信與等雨的心理，第一天七個幹部和兩個積極份子治好了六畝棉苗，第二天婦女兒童也自動變工消滅油汗，不出三天，全村治好了一百九十多畝，每畝多產十五斤，共可多產二千八百五十斤棉花，按市價值五百七十多萬元。這一運動推動了王家會、獨溝、穆村羣衆，都自動起來消滅油汗。最近雖然下了雨，但油汗並未全部消滅，羣衆仍繼續進行，不讓它變成雨油汗。

（張秦山、梁明）

集寧豐鎮紀念「七一」「七七」
備戰自衛制止內戰

（新華社集寧一日電）（遲到）集寧、豐鎮自今日起，開始進入「七一」、「七七」宣傳週，以紀念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七月紀念，並號召軍民緊急備戰、隨時準備自衛。兩市今日舉行幹部會，七日將召集盛大的羣衆集會，集寧全縣並分區檢閱民兵自衛隊。

（新華社集寧二日電）爲紀念中共誕辰，昨日本市各機關部隊，均放假一日，全市遍懸國旗，公營商店多九折減價一禮拜，上午九時舉行幹部會，綏蒙區黨委蘇部長報告黨史及時局後，號召三事：（一）制止內戰，隨時準備自衛；（二）繼續深入發動羣衆，爲和平事業打下有力基礎；（三）繼續防旱備荒，反對浪費。綏蒙軍區姚司令員在講話中，則着重提醒大家，反動派槍聲響了，我們必須在思想上、行動上都要高度警惕起來。是日綏蒙政府及綏蒙軍區司令部門前均結彩懸旗，下午四時，聯合歡宴執行小組三方人員，各小學亦舉行慶祝，扶輪小學秧歌隊沿街散發傳單，入夜鐵路工人主辦晚會，豐鎮各界在歡愉中渡過節目。

八專署號召種棉農民
有一苗作務好一苗
陽曲交城棉田油汗嚴重

（八分區訊）陽曲羅家樂泉、羅峪口棉苗長了三四寸，還沒鋤過一次草，交城二區鎮成底、陰宗溝及其他許多地方都有這種情形。原因是今年棉籽不飽滿，下種後又逢雨澇、天寒，陽曲棉田捉苗不及一半，交城內地區也只捉苗十分之四，種棉戶情緒因此大受挫折，但更其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具體深入的幫助與領導。陽曲羅峪口程拉柱四畝棉田只捉了一畝半，幹部鼓動他鋤草時，他說：「苗子沒捉了，鋤不鋤不頂事。」後來政府幹部領他把棉苗鋤了，長起綫油油的棉苗，以後拉柱對作務很看重，影響全村種棉戶都積極作務起來。這樣的領導是切實有效的，但很不普遍。現在各地棉田又起油旱，陽曲、交城尤其嚴重，專署爲此指示區村幹部及種棉指導員，要本着「有一苗作務好一苗」的精神，加強指導，配合夏鋤及收，與除治油汗運動，並派專人下鄉指導，以盡量減少棉田損失。陽曲一區及交城二、三、五區男女老少，已積極行動起來。

（穆騰蛟、馮鋭、楊豪）

短評
即時行動起來
除滅棉田油汗

根據最近各地通訊員的報導，各縣棉田普遍起了油汗，很多地區非常厲害，如不及早除滅，將大大影響今年的棉花收成，還對種棉農民的損失是很大的。但是有許多農民不知道辦法，又有的農民雖明知油汗爲害甚大，卻由於除治費工，顧慮及迷信僥倖心理的作怪，也採取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這種現象，在這夏鋤及收農忙時節，尤易發生，而且在一些地方已經發生，因此，應引起各地領導機關嚴重注意，應立即動員幹部深入羣衆，說服幫助發動羣衆起來爲除滅油汗而鬥爭。離石縣對這個問題的關心與其所採取的態度及做法與經驗等，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啓發與值得學習的，希望各地黨政民幹部加以注意與研究，並即時行動起來。

綏蒙各地雨後搶種
部隊以大批畜力幫助群衆搶種
變工進一步發展地鋤得又多又快

（新華社集寧四日電）六月下旬，綏蒙各地普雨後，到處都發動搶種，各地黨委和政府，均以高度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發出緊急通知，派幹部下鄉。集寧二區，爲幫助農民弄種子，派人冒雨到各村送信，因該區雨前有準備，全部種完。集寧四區老平地泉村，雨後三日，即搶種四千畝，農會主任郭褒和白福安開完農民代表大會回來，即檢查全村未種上的土地，對新翻身貧苦農民的土地特別關心，下雨時即召開村農會，很快調劑好了種子，並把一家地主荒了的四百八十畝地調劑給大家種，雨一停，全村人畜一齊出動，該村並與四三號村訂了比賽條件，兩村現正展開熱烈的競賽，牲畜白天種地，晚上放青。龍勝縣二區九蘇木、腦包窯正與惡霸進行鬥爭，下雨時即停止，只留少數人清理，其他即趕快搶種，現已大部完成。

（新華社集寧四日電）綏蒙各地搶種、夏鋤中，進一步發展了變工。豐鎮四區五福屯，全村人力畜力大變工，有牛的爲沒牛的搶種，沒牛的參加鋤地（女人小孩在內），這樣既不誤鋤，又不誤種。集寧四區三號地鄉因無水利可資利用，防旱備荒中特別抓緊夏鋤，全鄉已有十個村組織了變工，半月之內，已將主要莊稼鋤完。同區小廟村以農會爲中心，組織變工，農會組長就成了變工小組長，誰家苗大給誰先鋤，計劃鋤完後再去外村鋤或開伏荒。龍勝十八台鄉變工組更發展，全鄉五個村組成三十八個變工組，共二百戶，每村均有生產大隊長負責領導，現已帶頭鋤完。按綏蒙地區氣候乾燥。夏至前後才開始夏鋤，一般只鋤一遍甚至根本不鋤。今年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各地至少都可鋤一遍，而且加快了。

（新華社集寧四日電）在綏蒙各地雨後搶種中，部隊盡力幫助羣衆畜力，集寧四區老平地泉公營合作社借出牲口二十四頭，龍勝二區腦包窯駐軍借出四頭，同區九蘇木駐軍亦借出十二頭，讓缺牲畜的貧苦羣衆借用。同時所有公用騾馬，一律放青，不徵用公草。

軍區後勤部人員
幫助老鄉夏鋤夏收
進行「七一」「七七」宣傳

（本報訊）軍區後勤部採取參加變工組幫助老鄉夏收夏鋤的方式，進行紀念「七一」與「七七」的宣傳工作。他們看到羣衆正忙於夏收、夏鋤，又檢討過去幾次紀念節，組織宣傳進行活動的作用不大，便決定採取這一辦法；本月四號就開始幫工，前後胡家溝共九個變工組，每組參加三五個人，在鋤草中隨鋤隨講，解釋時事，老鄉們聽到國民黨反動派賣國賊閻錫山打內戰的消息，都氣得說：「灰狗日的，總是想壓迫老百姓。」他們一致提出：「民兵自衛隊要準備好地雷，加強防奸，不叫閻錫山打進來，也不叫他的特務混進來。」（燕勇）

大蛇頭唐月明變工組
親密互助嚴格評工

（嵐縣訊）五區大蛇頭唐月明變工組，春耕時原有六戶參加，夏鋤擴大到十三戶，唐月明一塊穀子地，要十五個人工才鋤完，變工只用十一個工，全組十八個勞動力，平均每天能鋤七垧夏田，一垧穀子，十天內全組的地都鋤過。共鋤地八十垧，省人工八十多個，給別人打短工四十個工，賺下細糧四十斤，解決了三戶貧農口糧困難，（別人出去打短工，由此三戶將來補工頂帳），使變工組更加鞏固。該組改造二流子的工作也做得好。二流子閻奴，成天東遊西串，有地不種，睡得太陽上來還不起床，通年破皮襖不離身，很難改造。組裏人先用算賬方式耐心說服教育他，他看見本村二流子田十斤參加變工翻身的榜樣，逐漸覺悟起來，參加了該組，開始還不肯勞動偷懶，衆人看到他天還穿破皮襖，就給他想法縫了一身新衣服，他穿上又感激又高興，思想轉變，勞動情緒逐漸提高，起得也早了。組裏又給他先種八垧地，替他解決種籽和口糧的困難，今年下來一定要叫他翻身。該組實行每日評工的工票制度，一面訂定分數，一面進行檢討，鼓勵與批評。在地裏休息下就進行讀報認字，五六天，唐月明和另三個組員，每人識了十幾個字，勞動學習在情緒都很高。村裏其他五個變工組在該組影響推動下，都緊張的勞動，夏鋤中各組都擴大了組員。（張德全、張萬才）

寧武二馬營
八里長渠快修好了

（寧武訊）二馬營村，看到天旱了，早就在黑板報上發動羣衆開渠，以農會爲中心，組織全村剩餘勞動力，由開渠委員會領導，每天平均有三十多人參加，吃過早飯後，鳴鑼集合，由組長率領，分段開渠，按分計工，有地無勞動力的出工資。（每個工五斤麵），現在已用了一百九十個工，開了五里長的正渠，計劃開八里長，估計可澆地五百畝。明年可大批種小麥。（王憲邦、王繼名、王舉、殷福清）

郝兒梁樺林堡少先隊
賣白泥賺糧幫助家庭
揀硫磺換燈油學識字

（河曲訊）二區郝兒梁少先隊，五月二十七日自動辦起識字班，開始只有二十餘人參加，現在已發展到五十六人。他們每天識五個字，有的鋤草歇下來就在地裏學寫字，有的組織三五個人去挑苦菜，一面挑，一面識字，晚上回來檢討，看那一組是否有踏壞莊稼的？在村裏輪流放哨和不能上地的小娃娃，也用白泥、黑石頭片子，練習寫字，現在最多的能識下五百個字，最少的也識下三百多。在生產上，張三安和張對生兩個領導十二個少先隊員掏賣白泥，賺下六斗九升小米，解決了家裏的困難。少先隊並規定星期五掃街一次，把土揹回家集肥，互相檢查清潔衛生，隨時配合清查戶口。（許混雞、田豐裕、劉天才）

（又訊）樺林堡少先隊，自「四四」兒童節後，即發起「向夏營娃娃班看齊」的號召，三十多個男女娃娃，積極進行學習。他們自己揀硫磺，換回二斤油晚上點燈識字。他們學習很用心，太陽一落，就三五成羣地集中到識字班去，圍着黑板學寫字，已學會許多字，了解少先隊的責任，很愛聽時事，要求下鄉幹部給他們講解，每天晚上學習完，就去調查戶口，直到半夜才睡覺，每禮拜還到各家檢查衛生。村裏都說讚他們是好娃娃。（高天性）

綏蒙人民的喉舌
「綏蒙日報」發刊

（新華社集寧三日電）經多日籌備後，綏蒙第一張鉛印報紙——「綏蒙日報」業於「七一」中共誕辰日發刊，以人員和器材的困難，暫爲八開版三日刊。在發刊詞中，明確表明該報爲綏蒙人民的喉舌，決爲綏蒙廣大羣衆全心全意服務，將以最大篇幅反映綏蒙羣衆的活動、要求和情緒，交流工作經驗，力求與全國人民在一起，爲制止內戰爭取民主而奮鬥。

毛主席朱總司令
電慰下關慘案受傷人士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下關慘案消息傳至此間後，毛主席、朱總司令即電慰慘案中受傷之馬敍倫先生等。茲特將原電發表如下：

南京周恩來同志請轉上海人民團體請願代表馬敍倫、蕢延芳、張絅伯、包達三、盛丕華、吳耀宗、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陳立復諸先生公鑒：一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可見好戰份子不惜自絕於人民。中共一貫堅持和平民主方針，誓與全國人民一致爲阻止內戰爭取和平奮鬥。謹電慰問，並希珍重。

毛澤東　朱德

中共駐京代表團發言人
重申長期全面停戰要求
駁斥彭學沛掩飾蔣軍進攻陰謀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中共駐京代表團發言人於六月三十日發表談話，指斥彭學沛之聲明自相矛盾，企圖掩飾國民黨當局對解放區大舉進攻的陰謀，並重申中共長期全面停戰要求，主張召開政協會議解決一切問題。談話全文如下：

長期停戰全面停戰，原爲吾人一貫之主張，不幸未獲政府當局同意，形成目前突兀不定之局面。在延期休戰的八天中，關於完全停止東北衝突、恢復交通及解決執行部與小組中某些爭執問題，均已獲得一般協議，而將軍事方案之修改條款，因馬歇爾將軍不惜心血之努力，第三方面之熱心奔走與中共方面最大的讓步，本可完成初步協議，惟因政府方面堅持無理要求，超出整軍範圍，並破壞政協決議、整軍原則，致協議未成，吾人對此表甚大遺憾。今日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所宣佈之公告，其形式甚爲特別，一方面聲明中央軍不對共軍採取軍事行動，但未說明政府方面是否已發佈此項命令，尤其未說明此種休戰狀態是長期的抑是短期的。另方面，卻誣謂譯轉中共部隊在進行「軍事進攻」與「破壞交通」，以便其在「自衛」「保衛人民生命財產與維持地方安寧秩序」「實行部隊隔離」「恢復交通」等藉口下，可以採取軍事行動，「驅除」中共部隊，不受任何限制。且在實際行動上，政府軍隊早已有此佈置，如對我中原軍區，政府軍已經發動了廿一個師的大舉圍攻，其命令中有「殲滅」之語；如對我蘇北解放區，政府軍在組織所謂「還鄉民武裝團隊」，準備武力打入蘇北；如對我山東解放區，政府軍第八軍正在膠濟路上進攻，並已佔領青州章邱等地；如對我熱河解放區，政府軍正在部署從朝陽北平兩方向承德進攻之兵力。而這些地區，除中原軍區外，正是政府方面堅持要求中共完全退出的地區，因此，我們已懷疑彭先生此項聲明爲特別的聲明，確在企圖掩飾如上事實，並爲造成新的事件之伏筆。但不管怎樣，中共方面仍堅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立場，仍願在馬歇爾將軍贊助之下，繼續商談，求得政治解決。不分關內關外，我們都主張長期停戰，只有停止一切武裝衝突，交通才不至隔斷，人民也不致流離。爲避免衝突，實行軍隊駐地隔離是需要的，但決不能是只要求中共一方撤退，更不是能因軍隊轉移，連當地政治機構治安組織都要跟隨轉移。我們爲達成協議，曾不惜重大讓步，但讓步應是雙方的，應是有限度的，我們絕不能作無止境之讓步，而政府方面也應在三人會議繼續商談之中，拿出誠意，參加研討，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求得一切協議的完滿解決，以慰全國人民和平之望。我們於此，深感馬歇爾將軍之勤勞，特此申謝。（按周恩來談話本社前曾根據中央社稿播發一次，但中央社對此談話曾加刪削，重要內容被顛略，今收到全文，特再播發。——新華社）

胡愈之電杜魯門
要求撤退駐華美軍
勿援助參加內戰之任何一方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新加坡訊：民盟新加坡分會主席胡愈之於上月廿七日致電美國杜魯門總統，內稱：「和平與民主尚未在中國實現，中國民衆至誠希望友邦能以善意對待中國，於進行調解工作之時，保持公正不阿之態度。茲謹代表東南亞洲一千萬中國人民向閣下及貴國民衆呼籲，即早撤退貴國駐華軍隊，並勿以軍事及經濟上援助給與參加內戰之任何一方。此外，並希望在中國民主聯合政府未成立之前，貴國權勿借款與中國，免使內戰延長，危及遠東和平。」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滬訊：此間中國電影戲劇工作者鄭君里、吳祖光、夏衍、于伶、宋之的、鳳子、秦怡、白楊、吳茵，王蘋等一百零四人，六月末聯名致函美國各電影公司各劇團公會轉全美戲劇電影工作者，要求共同呼籲美國當局改變現行對華政策，立刻撤退駐在中國的海陸空軍，立刻停止幫助敵對中任何一方面軍火，嚴格的保守中立，揭發孤立派的陰謀。

密勒氏評論報
警告國民黨當局
不要玩內戰之火

（新華社南京電）滬訊：上海美國人所辦的密勒氏評論報，在四月十五日題爲「合衆爲一」的社論中，警告國民黨當局不要玩內戰之火。該文指出，國民黨當局現在「對於和平妥協的意望」顯然不高，但是他們必須考慮以下幾點：「（一）現在或者最近幾年中，要完全消滅共產主義是辦不到的；如果經過十幾年的剿共戰爭，當時中國紅軍還在幼年時代而中國國民黨都不能消滅他們，那麼今天他們還懷什麼希望結束延安的統治呢？同樣，如果條件更便利的日本人打擊共產黨都不能成功，那麼南京還有什麼希望呢？（二）佔據了城市並不是佔據了所有的一切，……而且不管國民黨奪了多少城市，如果沒有永久解放的話，共產黨總是統治着周圍的鄉村。（三）內戰的繼續，對共產黨比對國民黨來得更有利，在比較和平與繁榮的時代裏，中國的冷靜的農民現在據佔人口百分之九十，差不多對任何統治都是無期限的，但是在拖延的衝突中，加上飢荒與人命犧牲的結果，一定能產生一種革命情緒的大浪潮，內戰持續的愈久，也就會有更多人傾向於延安。過去九個月的事實，也就說明了這點，和平與繁榮可以給羣衆帶來冷靜。（4）內戰之繼續得久，列強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或更多的西班牙的誘惑也更大，顯然，在拖延的鬥爭之中，國民黨絕不是唯一可以外援的一個，到現在爲止，比起國民黨所獲得的精助來說，共產黨所得到的外援是很少，但是假若事情能繼續很久嗎？這些都是國民黨所必須考慮的不愉快的事實，真的，他們已經比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更不利了，比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就更不利，還結論有人一定不會喜歡的，但是它卻符合於真理。」

六月十四日上海大美晚報社論「朝向着光明」一文，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同樣的警告，該文指出國民黨政府某些人物仍在計劃爆發全面內戰，並獲得某些外國人的支持，但如國民黨當局還一內戰計劃實現時，他們將不可免地遇到嚴重的困難和危險，反之，共產黨則「將具有中國全民族對抗日本時所具有的利益」，「共產黨在許多地區將得到農村的擁護，而爲其對手所無」。因此，該文呼籲國民黨當局放棄其內戰政策，以和平方法成立聯合政府，該文說：「無疑地，這將有利於民族；而在多黨參加的政府中，我們能夠預見各黨都能以民主方法求得發展的機會」。

×××

偽軍兩批反正
不願給反動派當內戰砲灰

（新華社萊陽五日電）沿膠濟路中段由昌樂一帶西犯魯中解放區之國民黨第八軍，爲擴充內戰實力，其三零八團於上月中旬企圖收編駐坊子車站之偽自衛團，該團二百餘人因不願爲好戰份子充當砲灰，在隊長盧山之率領下，攜帶全部武器向八路軍投誠。

（新華社冀魯豫五日電）豫北新鄉偽軍孫殿英某部二營四連全體官兵，因不願繼續爲國民黨反動派作內戰砲灰，於上月二十一日毅然反正，現已全部攜械轉入冀魯豫解放區。

蔣軍總攻中原宣化店
我被迫突圍轉移路西
事實證明國方所謂「不採取軍事行動」的完全欺騙性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軍息：蔣介石命令於六月二十六日開始「殲滅」中共中原軍區部隊的國民黨軍，不顧執行部的制止，於六月三十日總攻中原軍區中心所在地宣化店，自是日起迄今，宣化店情況不明，但悉中原軍區部隊一部已被迫突破包圍圈，轉移至平漢路西。按六月三十日下午，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彭學沛曾代蔣介石聲明：「不對共軍採取軍事行動，以靜候各項未決問題之解決」，而同日國民黨軍即進攻宣化店，證明國民黨宣傳的完全欺騙性。宣化店駐有第三十二執行小組，專爲保障五月十日中原停戰協定而設，但該組國民黨代表拒絕調處，自動撤出，致該組工作完全停頓，可見國民黨軍蓄謀「撤撤」，爲時已久，而五月十日的協定，完全用於戰術。當時國民黨方面曾再三宣傳彼方決無圍殲企圖，並謂我方之揭發爲揑造，但事實真相現已大白於世。推攻宣化店之國民黨軍共分四路，一路爲自信陽方面出動佔領了宣化店以北之周家畈、霍沸店，朱堂店等地的第四十一軍一二二師，一路爲自光山、羅山方面出動佔領了光山西南潑皮河的第四十七軍一二五師、一二七師，一路爲自商城方面出動之第四十八軍一七四師，一路爲自黃安方面出動之第七十二軍新十三師、新十五師，共約八萬餘人，我軍被迫自衛應戰，向西突圍，現在國民黨軍正在宣化店周圍地區繼續猛烈「清剿」中。其他國民黨軍則由阜陽、黃陂向商城、黃安等地集中，以加強對我平漢路東解放區的「清剿」。同時國民黨爲執行蔣介石「一舉包圍」殲滅的命令，不許我軍突圍求生，已加強封鎖信陽、柳林、武勝關一綫，除原守軍六十六軍主力外，又調四十一軍一個師、十五軍主力、七十六軍一個師至該綫堵擊。至於平漢路以西，國民黨亦已調動大軍及地方團隊，推進信陽以西之西雙河、固縣、桐柏、棗陽之綫，向我平漢路西側部隊猛烈進攻中。

新時代雜誌斥大美晚報
指出幫助中國政府的美國政策事實上是干涉中國內政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據莫斯科五日廣播稱：新時代雜誌十三期刊載題爲「無賴的質量」短評，駁斥上海大美晚報對於美國對華干涉政策之無理辯護。該短評指出：我們不能不提到該報所否認的人所共知的眞理，甚至連美國許多報紙的輿論與美國國會議員德拉西等所作的許多聲明，也都指出幫助中國政府的美國政策事實上是干涉中國內政。紐約先驅論壇報去年十二日專文稱：「成千上萬美國兵士，被迫參加有利於壓迫與反動的不宜而戰的政府，重慶軍隊只是在大量軍事幫助之下才能在戰場上作戰。」這是幾個月前的，但從那時起，情況並無改變。美政府向國會提議的軍事援華計劃，規定重新武裝與訓練中國一百萬軍隊，用軍火幫助中國軍隊，難道還不明顯嗎？這一措施，完全不是爲了解除日軍武裝，與遣送日軍回國所必需，這一百萬軍隊究竟用來反對誰呢？短評在結語中，指出在上海大美晚報是很知道這一切情形的，只是假裝糊塗，企圖混淆是非。

陳毅將軍會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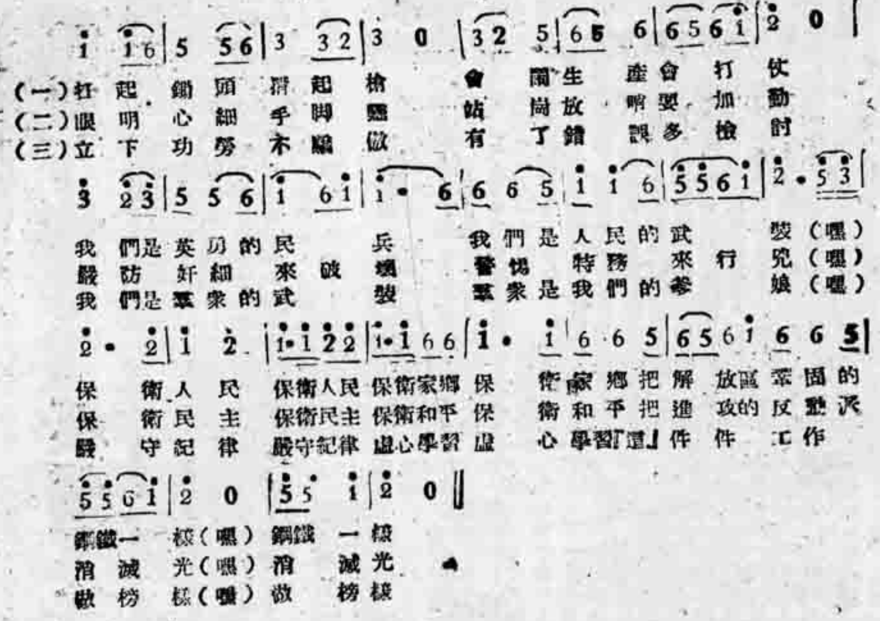
記者一行昨到山東解放區省會臨沂，一夜降雨，酷熱大減，今於一靜靜的花園中與陳毅將軍同進早餐，並暢談一小時許，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吾人對陳將軍共同之印象，爲極其坦白。官僚架子在解放區已絕跡，陳將軍此點固與所有解放區工作人員相同。陳將軍刻指揮全魯軍事，還不否認局勢之嚴重，但處以幽默之口吻，謂「如果全國人民都要求和平，誰想打仗，誰就吃不消！」又並謂：「說點意思，我也跟國民黨將領王耀武、顧祝同談過。如果優勢裝備可以解決問題，那麼人民的軍隊將沒有今天，而過去中國的抗日也不會成爲可能。」陳將軍之四川口音極爲濃重，記者今日聽來，頗有「鄉音未改」之感。

以記者蹤入解放區一週所得之觀感，亦更堅信內戰果不幸爆發，先動手者終將蒙決定之不利。所有解放區之老百姓均已武裝起來，渠等對民主政權擁護之決心與熱情，與日俱增，若干地區之情緒已白熱化，蓋初步之民主設施，已使彼等之生活有普遍而顯然之改善也。而軍人家屬之優待澈底，更使彼等參加保衛民主戰爭時無後顧之憂。

此外，就記者經歷之行程所見，乞丐盜匪已絕跡，若干被蔣偽宣傳嚇離鄉之「難民」，刻都相繼歸來，重整田園，與未曾離去之鄉親鄰里人和平共處。大批知識份子不顧殷紛之封鎖，絡繹到此讀書和工作。此間人士食用儉樸，但已無虛「饑餓」，此等字樣僅可供回憶而已。未趨入解放區之朋友，對此等奇蹟，恐亦難於想像。

陳軍長於強調和平之可貴後，亦不諱言戰之危迫，還相信國民黨之軍隊如挾其優勢配備進攻，最初或有表面之「勝利」，但人民必將以全力守土必守，最後且爲期不長，進攻者必將潰敗無疑。抗戰時期，日人曾動員極大兵力進行「鐵壁合圍」之大「掃蕩」，但仍無礙於人民的軍隊之生存及成長。（新華社爲文匯報記者代轉之通訊稿）

民兵歌（之一）孫千詞　蘇民曲



副刊

榮獲金質獎章的三位英雄

霄明

在「戰六」部「五一」羣英大會上，于玉滿、李海芝、尹玉芬三同志，以最多的票數當選爲特等戰鬥英雄，而榮獲了金質獎章。誰見了——在胸前掛着的耀目的金牌，不羨慕！不佩服！

「游山莊」——尹玉芬

班長尹玉芬是四零年入伍當電話員，四一年精簡下連的。那時他才十八歲，因在第一次參加干溝戰鬥，丟了刺刀、鐵鍬與米袋子，受到上級和大家的批評。他抱着「這次不行，下次再見」的決心，在臨南鋪底伏擊時，一馬當先衝到最前面，用刺刀逼住三個敵人跪下求饒，繳了槍。那是四二年四月的事，師戰鬥報表揚過他。此後，他在每次戰鬥中，都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及其行動敏捷的特色。

在游台山保衛戰時，他們班分兩組前進，尹玉芬那時是當戰士，在第一組。當第二組衝上第一層時候，王殿山和王恩英犧牲了，只賸王容泉一人支不住往下退，正好碰到尹玉芬，端起刺刀氣呼呼的對他說：「下來做什麼？我們上去給他倆報仇！」說着，便帶着王容泉一股勁衝上二層碉堡，並且連續打死我們兩位同志的敵人，正如鬼子一樣伏在工事裏射擊，尹玉芬躍衛的跳至敵背後，一出槍刺過去，敵人正想回頭掙扎，被他扣火打死（原來他事先已推上了一顆子彈）。接着別的同志也緊跟着衝上來，將工事裏的敵人肅淸，而轉攻第三層碉堡。

營長已經說過：「制高點有敵人的一架電台，看誰是英雄！能拿到它。」堅決響應這個號召，頭一名爬梯子的是自報奮勇的尹玉芬。當他發現上面的黑洞時，就接連打進去幾顆手榴彈，掩護全班很快的衝上來。他的刺刀將黑洞裏的敵人嚇的軟癱了，跪在炕上連叫：「老爺饒命！饒命！」遂將母堡之敵全部繳械。

攻進雞石城時，尹玉芬又是追擊在全排的最前面，首先挑死一個敵人，並用槍打死兩個，直逼得八十幾名敵人，不約而同跪了一大片。同樣在卓脊山戰爭開始，他班担任前衛聯絡，一發現對面有敵人就投彈，使全連很快的向車站背後山上發展；當佔領第一個山包時，他班又當先固守陣地，敵人雖集中手榴彈、槍榴彈及照明彈所有的火力，猛烈的射擊他們，但三次反衝鋒都被他們打垮了。

「嶺山莊」——于玉滿

據一般人的評論，副排長于玉滿的戰鬥特點，是善於掌握士氣，及其機巧的指揮。

當攻克卓脊山部隊向東北高地發展時，于玉滿（那時是班長）奉命奪取前側翼前沿火力點，遂即動員：堅決拿下這個陣地，死也要死在山頭上。但在推攻運動中，發覺正面地形不利，同時敵正注意集中火力於此。爲了便於取得勝利，于玉滿帶領全班繞掩的繞到敵之側面，以閃擊的動作衝上去，打得敵人滾的滾、爬的爬！

他班奪取了一排敵兵的陣地後，但並不以此滿足，遂以半班鞏固陣地，半班援助九班從側翼衝上去，繼續擴大戰果，向敵縱深發展，使一連進攻之敵背後受到不能立足的威脅。並於半小時以內將一營敵兵陣地佔領後，遂即上去援助三連，當時有很多戰士說沒有子彈，于玉滿却毫不猶豫的回答：「不要緊，有刺刀和手榴彈就行！」

總之，在他那英雄氣概的作用之下，一連全排、在全營都起了決定的意義，先後順利的拿下四個陣地。他在這次戰鬥中，同任何一次一樣，表現了智勇加技術的戰鬥作風。

以上所介紹的，是我八路軍中××一個主力兵團的三個英雄。他們充分的代表了人民軍隊在戰鬥中無敵的新英雄主義。

於四六年「七一」中共誕生節

「張山莊」——李海芝

當你一進入羣英會場時，就會顯目的看到在台前貼着兩幅大畫：畫着副班長李海芝彈刺帶打拚死三個敵人，和伏在壕子屍體後邊射擊的英姿。這正畫出了李海芝同志在戰鬥上機動頑強的特點。在三泉鎮、廠漢營等戰鬥中，他都如此表現了英勇，特別在三泉戰鬥時，他帶領全班担任突擊，冒着敵人兇猛的砲火，猛佔制高點是很有價值的，使得這個戰鬥順利的取得勝利。

最驚人的事蹟，發生在李家莊戰鬥。那時是伏擊不肯接受投降的日寇，戰士們都知道：「假若敵人不投降，就乾脆消滅它！」那股反攻的勁頭是很雄偉的。李海芝率領全班闖到圍牆近前，戰士們亂往裏丟手榴彈，他上前觀察發覺是民夫，即阻止其行動而連忙轉向汽路上衝去。這敵企圖反擊頑抗，那時是誰先下手，誰就能免於危險而致敵於死地。李海芝如預向無敵之大力士，前腳後擋接連刺死三個敵人，將刀刺彎又用槍托擊死一個。當劉緒大和賀英祥正與敵搏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都自動迎上去援助爲他們，共同將敵刺死。

最後，又有七八個敵人圍來，李海芝利用死屍子作掩體，和另外一個同志堅守陣地，一槍一槍沉着的狙擊敵人的反衝鋒，終於拖延了時間，使自己後續部隊很順利的迅速上來，轉變了當時的戰鬥局面。打下的軍用大車就在他的

不可拒抗的洪流

予然

以「歇浦高潮」爲題的一篇通訊，於報導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十萬人反內戰遊行後，在結尾上引述了一個文藝家的話：「今天除了每一個人的反內戰的心在跳動外，上海的一切都因遊行而停止。」

讀了這篇通訊，心也在撲通撲通地跳，那十萬人反內戰遊行的雄偉行列，歷歷如在目前，「內戰若不停止，全國共歸於盡」的大幅標語，對內戰屠夫們喊出了「與汝偕亡」的悲壯呼聲。參加遊行的有工人、學生、男女店員、工業家、銀行家，這象徵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向着一個目標前進，反對美國干涉，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繼續獨裁而擴大內戰。這是一個不可拒抗的洪流，它將泛濫於中國各地，決不限於上海。

我們在通訊中，聽到了許廣平先生：「你們去了不成，我們再去」的沉痛呼聲，好像把人民反對內戰的堅強意志，簡短有力地和盤托出來了。不料於同一天內，即證實了許先生的預見，南京請願代表團一到南京下關車站，即被國民黨反動派派遣的特務暴徒所包圍，毆打，從下午二時一直打到深夜十二時，才由各方代表周恩來同志、李濟琛和邵力子先生及民盟代表奔走呼籲，營救出險，至今請願代表團諸先生及幾個新聞記者，呻吟於醫院中。這就是轟動中外的「南京慘案」。人們不會忘記，這是在蔣介石所在地發生的慘案，這是裝聾賣啞，逃諱所能掩蓋的嗎？大家都還記得，我們曾經

邊區的緘主任，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爲了反對蔣介石對外不抵抗，對內打內戰，爲了表明人民要求抗日的一顆赤誠的心，曾在南京中山陵前自殺，以熱血激醒那些專制內戰的人們，但蔣介石及其左右一小羣，不是絲毫無動於中嗎？直到了繼續進行「雙十二」事變，這時蔣介石才迫使他停止內戰，但這是人民力量面前恐懼的跳了一下，而不是感動的心是跳動了一下，由歷史事實和他最近的行爲，還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這次上海十萬人反內戰遊行的熱心，和全上海市八百萬人的心跳動，不能感動這些好戰份子們的毒心，反而還想用特務們的拳頭，石頭，木棒，打冷槍來對付，然而還是打不下去的，反動派要若干人心，千百萬人，上海這十萬人之後，還不可抗拒的洪流在繼續起來，必然終於內戰的屠夫流淚下去。

我們怎樣被解散的

（抗戰生活回憶）

松茂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們家鄉的青年男女大多捲到抗日的熱潮裏邊，犧盟會到村裏一號召，青救會、農救會、婦救會、兒童團就都像雨後春筍似的湧現出來了。救亡的歌聲傳遍了大小村莊，連長了白鬍鬚的老漢都唱着：「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婦女們也剪去了長髮，跑到婦女班受訓。就在這個浪潮中，我跑出了家門，跟着犧盟的同志幹抗日工作去了。

犧盟會把我們編成了「婦女兒童工作團」。有唸過書的，有城裏的，有山上的。第一天我們學會一個歌子，第二天便跑到鄉下教給兒童們和婦女們唱。我們還演劇、上課，教員像講故事一樣的給我們講解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中國抗戰必須要經過三個階段，最後勝利必定是我們的等等，我們那時雖是孩子，這些道理都能懂得，覺得很新鮮，都很對，在開大會的時候，我們就把這些道理宣傳給大家聽。這樣我們一面宣傳，一面就在附近村子裏組織起了兒童團、婦救會，我們的工作是越幹越起勁！

一天，從二戰區來了個「視察員」，我們都小心的把「解放」「持久戰」用土埋起來。視察員走了不久，閻錫山就來了道命令，要解散我們工作團。我們沒有一個願意回家的，我們心裏想，大武漢都失去了，爲什麼要解散我們呢？抗日幹部的事情少了嗎，我們加油啊！我們幹的是抗日工作，爲什麼不允許我們幹？（其實，閻錫山早和敵人勾搭，決不願意抗日，但是當時，我們這羣孩子却還天眞的這樣想着。）於是我們請求犧盟會的同志，不要解散工作團，他們答應了，他們說：「閻錫山不給你們飯吃，我們抽出自己的生活費來供給你們。」我們高興極了，因爲我們還能幹抗日工作呀！

這樣過了半年，閻錫山的第二道命令來了，一定要解散我們；犧盟會同志的生活也很困難了。

從此，我們的生活更加艱苦起來。有一天下午，鄰村住的六十一軍幾個當兵的要調戲我們的女同志，我們團長生了氣，掏出手槍來說：「你們那個敢來！」

四月裏，閻錫山又派來一個「視察員」（其實是作特務工作的），逼着要我們解散，我們就在這樣既無經濟供給，又無工作權利的夾擊下，忍氣揮淚的被解散了（同時被解散的有犧盟工作團、洪洞工作團、汾西工作團、隰縣的吉門劇社、孝義的戰鬥劇社）。「到那兒去抗日呢？」同志們擦乾了眼淚，就都找八路軍去了。

這就是山西老賣國賊閻錫山在抗戰初期無數破壞抗戰事件中的一件小事，現在這老賣國賊幹下的漢奸罪惡，人民還沒有清算他，他却一再兇惡地進攻着解放區。在今年紀念「七七」的時候，我想起這件小事，倍增憤怒，我們要堅決自衛，清算閻錫山一切賣國的戰犯罪行。

補正

昨日刊載吳堅同志的回憶「七七」事變一文中，有「……六月間南京教育部宣佈解聘領導學生運動和主張和平民主的教授楊秀峯、張申府等」一語，主張和平民主係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誤，特予補正。